

迷彩军娃

多年前,我在某边防团采访,认识了杨参谋。我们都是河南人,塞外闻乡音,分外亲切。

当时是5月,杨参谋邀我去家属院坐坐。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小王和女儿。小王招呼我后,便借着微弱的烛光埋头织毛衣。孩子不满4岁,名字叫杨杨,胖乎乎的脸上泛着特有的“高原红”。我比杨参谋大1岁。按乡俗,他让杨杨叫我大伯。

暗淡的光线下,我总觉得杨杨的动作不太机敏。她跑来喊了我一声“大伯”后,就从我身旁跑到了屋里。

不久,伴随一阵“咯咯”叫声,杨杨抱出一只大红公鸡,在阴影里玩耍起来。她的小嘴巴呢喃着,一会儿把公鸡抱在怀里像搂个娃娃,一会儿放在胯下学骑马。

杨参谋有些伤感地说:“真委屈她们娘儿俩了。杨杨刚来时不习惯,整天闹着要回去找奶奶。偶尔看场电影,孩子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半夜睡不着觉。过节时,我从牧民家买来两只鸡,准备给她们娘儿俩改善伙食。谁知才刚杀一只,被杨杨看见了,便又哭又闹地从我手中夺去另一只,搂住不放。我一想,这样也好,有了公鸡,孩子多了个玩伴,家里才添了些欢乐气氛。平时除了她妈妈教她几个字外,她就自己抱着鸡玩。”

这时,杨参谋的妻子小王抬起头来。我看见一双泪眼。

当年10月,我再次去该边防团采访,又见到了杨杨。这次,我顺便带去几个苹果。她和我亲近多了。

“你叫啥名字?”我有意逗她玩。“杨杨。”她把大红公鸡放在地上,边说边用铅笔把名字写在纸上。她偏过头悄悄对我耳语:“大伯,我能认100多个字,都是妈妈教的。”

和我原来想象的正相反,杨杨是很聪明的。

“你想回老家吗?”我问。“可想啦。在家时,奶奶常给我买大气球,还买雪糕吃。”她回答。

孩子的生活里,此时又多了两个伙伴。杨参谋不知从哪里又弄来一只小

边关的童话

杨晓敏

猫、一条小狗。它们加入大公鸡的行列,与小主人形影不离。

我采访结束返回拉萨那天,杨参谋的假正好批下来,一家人搭上了我乘坐的吉普车。上车时,夫妻俩连哄带骗,才没让孩子把小鸡小狗小猫一块儿带走。因为路途太遥远了,带上小动物实在不方便。一路上,杨杨左顾右盼,透过车窗看着高原特有的环境,时不时发出她自言自语的童音。

当时正值秋风送爽,落叶飒飒的季节。车到日喀则,刚停在招待所院内,杨杨便惊喜地跳出来,扑到一排大杨树下,弯下身子,用小手拨弄起金黄的落叶,神情是那样幸福,完全进入了久违的属于孩子的童话世界,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夕阳的金翅膀透过树林,一环环彩蝶般的光辉斑驳陆离,缭绕在孩子身上,洒在她弯着腰用小手轻扬的金色叶片上,构成一幅至纯至美的和谐画面。

我们怎么也喊不回她。突然,小王“哇”一声哭了,捂着脸跑入车内。

我们几个男人都猛地怔住了,顿时觉得眼睛酸得厉害。



苏文宽绘

草原金花

■赵明全口述 魏雅娟整理

食、支援前线。”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前线,也为了支持父亲的工作,母亲带领社员努力在地里干活,千方百计地多打粮食。她还带着社员去掏草籽、捡掉落在田间地头的粮食喂牲口,把省出来的粮食上交给国家。1952年底,我家被县有关部门评为“拥军优属模范家庭”,母亲也被评为“拥军优属模范”。

我大哥出生后,母亲依然一心一意领着全队社员开荒种地。农忙过后,母亲也不闲着,带领几名身体强壮的姐妹,下到齐腰深的水里去割苇子。有一年入冬前,她们收获颇丰,给生产队挣了1190元。这一年,母亲被评为“黑龙江省农业特等劳动模范”。

1955年9月,母亲被选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到北京接受表彰,受邀观摩国庆大典,还光荣地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次年,父亲要到离家较远的巴彦查干公社武装部工作。母亲认为,支持父亲的工作就是拥军,就是爱国,于是做出决定,全家随父亲搬迁。母亲说:“我必须得照顾好他,让他无牵无挂地工作。”

1960年,巴彦查干公社组织民兵成立骑兵连。母亲第一个报名,成为一名骑兵战士。那年,母亲28岁,已是3个

孩子的妈妈了。

母亲骑的马性子比较烈。训练过程中,她从马上摔下来过,也被马踩踏过,身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但依旧咬牙坚持训练。在一次马上射击训练中,母亲的马受了惊,马鞍脱落,缰绳跑丢,而她背着钢枪,两手紧紧抓住马鬃,冲在队伍最前面跑完了全程。母亲的勇敢,得到了全连战友的称赞。

对此,母亲说:“当上民兵,骑马射击,才知道上战场打仗的危险。所以,军人就是英雄。我们要多打粮食,让他们吃饱,好保卫国家。”

那时,父亲每天都要下乡,家里家外都靠母亲一个人来支撑。母亲为了锻炼我们,要求我们放学写完作业就要帮家里干活。每天,我就跟着大哥、大姐去草原上搂草。我年龄小,母亲还专门用废旧铁丝给我做了一把小耙子。家里的自行车坏了,母亲也让我们学着修。给自行车换轮胎时,为了防止装错,她让我们按照拆卸的先后顺序,在地上作好标记,再按相反的顺序装回去。

到了冬天,家里需要扒炕、搭炕,母亲也会领着我们铡草、和泥……母亲说:“劳动是最光荣的。”

1978年,我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机务维修兵。入伍第二年,我因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母亲来信告诉我,部

队将我立功喜报和证书寄到了父亲当时的工作单位,单位组织人员敲锣打鼓送到家。母亲说:“咱家20多年前就是拥军优属的模范家庭,今天你又给咱家争光了。”

我第一次探亲回家时,母亲问我:“你会修飞机了吧?”

我说:“学会了。就像小时候您教我换自行车胎那样,按先后顺序做好标记,再按相反的顺序装回去。”母亲听了,笑得特别开心。

那天,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两个红布包,对我说:“这里面是你爸和我这些年获得的荣誉,希望你能继续往里面添加。”我捧着那两个沉甸甸的红布包,备感肩上责任重大。

父亲去世后,我多次想接母亲来我所在的城市养老,可她却说,杜尔伯特才是她的根。母亲晚年时,喜欢家里人多、热闹。那几年,经常有记者来家里采访,母亲虽然高兴,但总说:“不要把我说得那么好,大家都是一样的。”她还经常告诫我们:“活都是应该干的,干了就该干好,你们也一样,不要说那么多,干好就行了。”

后来,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从那之后,每次家庭聚会,我们都要拿出父母当年的奖章和证书,讲讲他们的故事……

时遇到的一些小挫折,也让她从中收获很多。一次,团里组织某项项目考核,王阳雨菲拼尽全力,成绩却不理想。看到战友们的成绩都比较优秀,她忍不住红了眼眶。那晚,挫败、想家……种种情绪在深夜涌上她的心头。

致电父亲后,王阳雨菲抑制许久的情绪再也无法掩藏。那天,父亲和她在电话里聊起了从军经历、经历过的曲折迷茫以及如何勇敢向前,找到方向。

“小白杨在边疆向下扎根,勇敢而不放弃。许多失意和困难里,一定藏着诗和远方。”再次翻开父亲的日记,王阳雨菲发现,原来父亲也经历过低谷挫折,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那些动人的文字背后,藏着父亲与困难一次次的较量、与孤独的一次次握手言和。后来,她铆足了劲训练,咬牙坚持,最终收获了理想成绩。

“山连着山,山守着山。此刻的我,与群山,与哨所,与满天星斗一齐勾勒出美轮美奂的边关画卷。我爱这诗一样的边关。”雨后风停,薄云如雾般缓缓游走,背靠白杨树,王阳雨菲在父亲日记本的空白处,写下了自己的诗……

父亲的散文诗

■梅志峰 何文博

得哼唱起那首专属边防军人的歌:“小白杨,小白杨,也穿绿军装,同我一起守边防……”歌词随着父亲的哼唱,一点点流淌进王阳雨菲的心里。

片刻后,父亲对她说:“你看边关多美啊,这里有诗里写不尽的高山湖泊、满天星斗。”王阳雨菲紧握父亲的手默默感叹,身处边关的父亲,手掌上有厚厚的茧,也有独属于他的诗情画意。

父亲有一个用了多年的绿色封皮日记本,记录着从军多年的所思所想。“今天,巡逻临近终点,我和战友们向远方眺望。夕阳下,落日映照着绿浪滚滚的草原,羊群如流云点缀其间。我们的工作,是在祖国的边关写散文诗啊。”我的一句感慨,引得战友们“咯咯”笑。他

们说,我是被边关的风景迷住了……我是着迷了,我多想变成蓝天上的白云,在灿烂的祖国河山慢慢游走。”王阳雨菲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父亲对边防的热爱——这是一位边防军人用心写下的散文诗。

军校毕业前,王阳雨菲的脑海里总会闪过父亲写的那些文字。最终,她决定像父亲一样,奔赴边关。

踏上部队列车的那天,父亲把跟随自己多年的日记本送给了王阳雨菲。打开扉页,她看到了父亲写下的寄语:“勇敢去书写属于你的诗行。”她看向父亲,在心底许下无声的诺言。

驻地自然环境恶劣,但内心的火热让王阳雨菲感到这里并不艰苦。时不

家人

今年国庆假期,弟弟从老家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来到我所在的辽宁大连相聚。弟弟带来了手扒羊肉,配上大连的海鲜,我们边吃边聊。聊到兴处,我俩又哼唱起那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唱着唱着,我的心又飞回了遥远的杜尔伯特草原,想起了母亲……

我的母亲叫白金花,蒙古族,1932年出生。她17岁开始参加工作,当过妇女主任、生产队副队长,1952年6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杜尔伯特。

那时,很多人给父亲介绍对象,可有人一听他身有残疾就不同意了。父亲1947年参军,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冬,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身负重伤,被送回国内治疗,伤愈后被评定为二等乙级残军人。

母亲与父亲同村。她了解父亲的情况后说:“他是为国家受伤的,很光荣,我不嫌弃,愿意嫁给他。”1952年11月,母亲与父亲结了婚。

那时,父亲经常要去偏远山区和草原工作,母亲非常支持:“你好好工作,不要担心我。我也会好好劳动,多打粮

两代之间

深秋,哨所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营院里那棵挺拔的白杨树,在雨中静静矗立。王阳雨菲打开父亲的日记本读了起来,思绪回到了16岁的夏天。

那年暑假,王阳雨菲做了个大胆的决定:独自去看看父亲战斗的地方,看看儿时母亲给她讲过的边关风景。

背上背包,她独自踏上了旅途。历时两天,转乘各种交通工具,她终于抵达父亲所在部队。那天,父亲背着夕阳朝她走来。他的迷彩服上泛着金色的光,黝黑的脸庞显得有些模糊。恍惚间,王阳雨菲差点没认出这是父亲。

那段日子,父亲带她参观了营区附近的白桦林,去干涸的河段捡拾五颜六色的石头,还带她走了他和战友们平时走的巡逻路。来到界碑附近时,父亲认真整理军装,向界碑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那一幕,深深触动了王阳雨菲的心。后来,她和父亲坐在地上休息。望向山坡下炊烟袅袅的村庄时,父亲不由



家庭秀

海风吹拂
浪花的翻涌里
一颗小小的种子
正在发芽
扬着希望的风帆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被徐徐讲出

孩子,你看
雄鹰在凌空腾飞
战舰在破浪前行
五星红旗,冉冉地
在我们头顶升起

陈 赫配文

定格

不久前,海军某部赵凤权的儿子来队探亲。图为在模拟甲板上,赵凤权为儿子讲述航母舰载机起降的知识。

姜 涛摄

“土气”·“地气”

■沈宏海

那年那时

2012年,我担任连队主官。这一年,儿子出生了。看着小家伙胖嘟嘟可爱的脸庞,初为人父的喜悦充盈我的心头。

当时,我与爱人两地分居,聚少离多。从她怀孕到儿子出生,我很少陪在她身边。儿子出生时,我刚好休假回家。小家伙与我四目相对,我突然有种感觉,他仿佛是一颗流星,闯入我的世界,带给我难以言表的惊喜。

儿子10个月大时,我们部队正在野外驻训。当时,驻训条件比较艰苦,住的地方被称为“马场”。开始时,谁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叫“马场”。当我们到达驻训地,看到那一排排低矮的房屋后,才明白这个词真是太“应景”了。因为房子实在太矮了,一伸手就能摸到屋檐,进门都得弯腰低头,一不留神就会磕到脑门。屋内阴暗潮湿,窗户是比人脸大不了的几个洞,我们笑称那些屋子为“马棚”。

国庆节就快到了,部队准备组织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属探亲活动。这是一回听说可以邀请军人家属到驻训地来探亲,我们既期待又激动。可是,总不能让家属也住“马棚”吧?为了给探亲家属营造条件好一点的住宿环境,部队领导与驻训点的管理处进行沟通协商,最终从管理处招待所协调到了3间房。由于房

间数量有限,也为了不影响正常驻训任务,只能安排家属轮流前来探亲。国庆节有7天假,加上头和尾,分3轮共安排了9天,正好每次可以安排3家住宿3天。

我眼巴巴地终于盼来了妻子。刚一见面,儿子便主动要我抱,一点也不“认生”。这一小举动让我心如暖阳,直叹“血浓于水”。

这是自小家伙出生,我休假归队后,我俩第一次亲密接触。此前,我与儿子只能隔着电话线进行“空中”交流,我说一句,他就“唧唧呀呀”回一句,仿佛真能听得懂似的。现在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个能满屋乱爬的“大小子”了。

山里一夜便安静异常,鸟叫虫鸣又显得热闹非凡。晚饭后,我和妻子抱着儿子,踏着月光,徜徉在山间小路,时而闲聊,时而静默漫步,享受这难得的团聚时光。

家属探亲期间,部队还组织她们观看了部分日常训练课目。当履带碾压过黄土,扬起的沙尘犹如浓烟,完全遮住了人们的视线。完成一次训练课后,参训人员的头上和脸上都被汗水混着泥土包裹着。看到这一幕,有的家属泪流满面。

这一次充满“土气”却格外“接地气”的家属探亲活动,不仅给久别的军人家属提供了一次团聚机会,而且让家属亲身体验到部队平时训练生活的酸甜苦辣。官兵们感激在心,也从中收获了很多感动……